

一畦莴笋春悠然

【海陵】张佳

植物

东风起,春阳升,一棵棵茂盛得狠,肥壮得狠。叶片阔而长,色青碧,有膨胀鼓囊之状,凹凸起伏,仿佛填充了过多的空气在叶脉中。

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母亲的小菜园里没了椒红茄紫,只剩一片茁壮的绿。翠波连绵,碧浪汹涌,那是一地蓬勃喜人的莴笋。家乡话里,叫莴笋为“莴生”,其中的“生”代表生菜,以前不知莴笋和生菜是“兄弟”,同属于“莴苣”一脉,还纳闷过为何英文“lettuce”既指莴苣又指生菜。

《植物名实图考》里写得很清楚:“莴苣,腌其藁食之,谓之莴笋。白苣则北人以叶包饭食之,脆甘无芥,且耐大嚼,故以生菜属之。”简而言之,叶用莴苣叫生菜,茎用莴苣称莴笋。

母亲在正二月下种,小小的种子躺在厚厚的泥土中,睡了一个安稳的长觉,梦醒了,坼甲而出,年轻的苗,快活地吐纳着冬日冷冽的空气,白阳、冻雨、冰霜和寒雪,赋予它们清灵,嫩脆的茎脉中,流淌的尽是冬的神气。

杜甫也在既雨已秋时节,堂下理小畦,他“破块数席间,隔种一两席许莴苣,荷锄功易止”,然而,“两句不甲坼,空惜埋泥滓”,种的莴苣芽都没发,只有野苋青青,滋蔓户庭。“拥塞败芝兰,众多盛荆杞”,这让杜甫心生“辘轳不进”之感,叹息“中园陷萧艾,老圃永为耻”。

所幸母亲的莴笋种得很成功,过朔乃生,经雨乃茁,东风起,春阳升,一棵棵茂盛得狠,肥壮得狠。叶片阔而长,色青碧,有膨胀鼓囊之状,凹凸起伏,仿佛填充了过多的空气在叶脉中。满口下去,便会清气四散。“莴苣有毒,百虫不敢近,蛇触之,则目瞑不见物”,所以它生长得肆无忌惮,张扬跋扈,根根叶片完整硕大,昂扬向上,急劲抖擞。在叶子的簇拥下,莴笋的茎悄悄地蕴蓄着力量,等待四月抽薹,“绝盛于京口”。

陆游有诗云:“黄瓜翠苣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现下才暮春,我却等不及,拔起一株,意欲先尝为快。须根带起一块泥土,我左右甩甩,好似刚出浴的小莴笋,抖落了发丝上的水珠,顿时清爽俊秀了。剥掉叶片,撕去包裹的衣衫,一股股白浆溢出,是泪吗,还是血?为求心安,权当作是它雪白的汗珠吧,是整个冬日它偷偷喝下的雪水,现在挥发出来了。

已狠心至此,那索性将它整个身体,明明白白、干干净净都呈现出来吧。用刀贴着表皮削下去,碧绿的胸膛袒露,有开石见玉的欣喜,清清透透,翠翠晶晶,发着玉石的寒光,教人不敢亵玩。我怀着神圣而庄重的心咬下去,顿时清气满乾坤,脆嫩鲜美,三月可不知肉味。

那掰下的莴笋叶也能丢弃,洗净沥干,切成小段,用细盐腌渍,稍稍挤出渗出的汁水,和切成片状或条状的莴笋一起,撒上白糖,淋上酱油、麻油,粗粗拌匀,便是一道甘咸爽口的佐粥小菜。亦可熟食,打上蛋花,落下莴笋,或清炒,或滚汤,像菊花配菊叶,鹅黄与翠绿,清新悦目,满室飘香。另有江东人盐晒压实,以备方物。

儿时不喜莴笋的味道,总觉得有股水腥气,难以咽下,遇之从不下箸。但悄悄的,小时候的“腥”,变成了现在的“清”,口味会变,人也会变,当下的不以为然,或许是日后的深以为意。时间是条神奇的河流,我们浮荡其间,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何样的自己。

挺一挺“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

【海陵】戚爱蓉

灯下

当真做律诗,把虚字对实字,实字对虚字,岂不是搞得一塌糊涂?难道林黛玉这样教香菱而《红楼梦》作者又这样教我们么?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和香菱讲诗,说: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便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俞平伯说:好像不错,实则大错而特错。当真做律诗,把虚字对实字,实字对虚字,岂不是搞得一塌糊涂?难道林黛玉这样教香菱而《红楼梦》作者又这样教我们么?这是承上文“平声对仄声”,句法顺下,因而致误。恕我不客气说,恐非抄者手底之误,实为作者的笔误。语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殆万虑中一失也。

是作者之误,还是抄者之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即使出自曹雪芹,也不过是一个笔误,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

事,丝毫不影响曹雪芹作为文学巨匠的地位。

但近年来,有多人先后撰文,说俞平伯讲错了,认为“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或指清人沈德潜所说“中联以虚实对,流水对为上”中的“虚实对”,或指律诗中间两联上一联与下一联一实一虚。至于何为实何为虚,则说法不一,有写景叙事为实,抒情为虚者,有说有形象之物为实,无形象之事为虚者,有说表现“有”的境界为实,表现“无”的境界为虚者,似亦难以定论。

果真是俞平伯讲错了?我们不妨接着开头所引的文字看下去: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今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这一段话是接应黛玉的话的(黛玉先讲平仄后讲字对,香菱先说字对后说平仄,则是曹雪芹惯用的“错综”小伎俩)。“有对得极工的”,便是我们常说的“工对”(与“宽对”相对应),正是说的一联中上下句的词性相对。

又第八回有一首嘲顽石诗,其颈联云:“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后面有脂批云:“又夹入宝钗,不是虚图对得工。”更可为香菱之说一证。

显然,俞平伯并没有说错。



千垛菜花 一凡 摄

想起海子

【兴化】周亚东

今夜注定无眠
为一个人
多少年前的今天
他的永眠

我亲手煮了一小碗水面
我不饿
我看着面条在锅里翻滚
那是海子的麦浪
我其实不饿
我固执地煮了一碗面汤
里面有猪肉有葱花有醋有酱
我嗅到了,我吃到了
那如同海子一样的芬芳

人生活着的不是结果
如同山海关,如同坟墓
如同飘着我你的青烟
人生活着的是过程
如同我的面条在锅里翻滚
如同我的葱花刺激着你的精神
如同我们的生命随着麦穗
一节一节地升腾
如同那正在映照某个故事的窗灯

今夜无眠
我想起海子
想起人生
今夜
十个海子千百个海子
在海子的诗歌里再生

泰堂明月

【海陵】实争光

扁锦旗字绮扉悬,曛暮芳州卷宿烟。
水洗庭除松影暗,露濡花蔓葛藤缠。
凝眸夜赏中天月,倾耳时闻北树蝉。
满地清流蓬阁涌,银光独洒画堂前。

诗话泰州

甲寅寒食过岳墩

清·高凤翰

寒食西城见物华,岳王祠外烂晴霞。
荒台游侣兼僧侣,茅屋桃花夹菜花。
树解画情偏傍水,人忘胜地久居家。
我来为爱农桑好,不逐春风问若耶。

寒食,在清明节前一日,始于纪念介子推,有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如今,寒食节,已与清明节合二为一。作为传统节日,它带着深深的文化意蕴。且不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唐诗意境,也不提“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宋词情长,只是一句简单的“杏花春雨江南”,就把今人从清明的哀怨之中,切换到文化传承的审美中来。

清明表面上是缅怀先人,实际上也是已逝亲人对子女们关爱的一种特殊方式:要我们放下手中工作,到田间坟头走一走,感受春天的光阴。《黄帝内经》云: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就从养生角度鼓励人们到庭院外去,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同时也让自己随之生长(生志)。

甲寅雍正十二年(1734),一位泰坝官员,匆匆赴任泰州,刚来没多久,恰逢泰州寒食节。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位官员也按捺不住自己对于清明的向往,走进广阔的大自然中。他就是被誉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

高凤翰老家在山东青岛,清明时节诗人不能回乡祭祖,只能选择登高望远,所谓“散向峰头望故乡”,寄托自己的哀思。泰州岳墩,是小城的制高点,登上岳墩的诗人,一面寄托自己的哀思,一面壮志满怀,想要像岳飞一样干出一番事业。他在诗跋中说:邈然犹知念孤忠(岳飞)壮绩者几人哉!上巳(三月初三)过之,实申椒桂之思,归途耿耿,纪时以诗。在他三任泰坝官期间,他出资修缮岳王庙,并留有画作《岳墩九日图》(并题诗五首)、《海陵岳王墩桃花图》,可见他对岳飞的崇敬与对岳墩的喜爱。

全诗没有格律问题。起句“寒食”给人一种“重字”感,因为题目上已有寒食。作为文学修养极高的诗人,不会不知道。首联交代了诗人踏青的地点:城西岳墩之上的岳王祠前,使人想起欧阳公《朝中措·平山堂》“平山阑槛倚晴空”之意境。颌联,“荒台”对“茅屋”,“游侣兼僧侣”对“桃花夹菜花”,极其工整。特别是“兼”和“夹”,用得非常巧妙,既写出了游人的热闹,也写出了春景的绚烂。那时的泰州,就已是广植桃花、菜花。泰州油菜花,如今已全国闻名。而桃园内桃花,也已成州境一景。比起诗人所处时代,泰州人可踏青的地方就更多了。

颈联,“树解画情”对“人忘胜地”,“偏傍水”对“久居家”,对的也很工整。树依着水,人守着家,就把一幅恬然自乐的农家图刻画出来。人忘胜地,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即,人们忘记了在这一天去岳墩缅怀岳飞。诗人紧扣凭吊岳飞的主题,层层推进,借以明志。

该诗前三句写景,末句直抒胸臆,道出为官志向:爱农桑、不问道。即,到泰州当官是为了关心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而不是来这里寻仙问道的。若耶,指“若耶溪”。相传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第十七福地为若耶溪,在绍兴市南。

高凤翰,在寒食节,以诗明志,心系黎民,不愧为一名好官员。其乐府诗《捕蝗谣》“……刀笔杀人,不能杀蝗……蝗食苗,吏食瓜,蝗口有余苗,吏口无余渣,儿女哭,抱蔓归,仰空天嚎天不知,吏食瓜饱看蝗飞。”控诉了贪官污吏对于人民的盘剥与压榨。其《官肆吏隐堂歌》:“我官尘土官,我吏牛马吏。俨如门市翁,当拒恣雉视。”道出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为官志向。

他在泰坝任上,写下《泰坝记事》组诗三首,都是关于为民服务,清廉为官的心声。如今,这组诗的真迹连同他使用的砚台,一起珍藏在泰州盐税博物馆内。

(力田)